家校之间
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，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
【家教周刊】
热线：028-86110109 86110843
邮箱：jjzk-2@126.com
教育导报





听，乡村孩童放声唱

——一支“星期六合唱团”与一所乡镇小学的温暖牵绊

本报记者 马晓冰 实习生 田怡

“菜籽花花飞飞黄，长满田野和山岗……”10月初，2026年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展演活动在CCTV-14播出，来自遂宁市蓬溪县天福镇小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天福镇小学”）的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演绎了一首本土原创童谣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，质朴的童声中饱含着对亲人的思念，唤起无数观众的乡土共鸣。

天福镇小学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成立于2025年11月，因固定在每周六排练而得名。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，从校内表演到登上央视舞台，他们的心声随歌声传得越来越远，讲述着自己和故乡、和校园的动人牵绊。

本文图片均为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MV截图

星期六，开开心心来唱歌吧

一个普通的星期六早上，天福镇小学的校园里，清亮的童声如约响起。在音乐老师的指挥下，孩子们随着旋律轻轻摇摆。“和老师、伙伴们一起唱歌很开心，也很温暖。”9岁的周颐灵是团里年龄最小的成员，加入合唱团后，她开始对每周星期六有了别样的期待。

蓬溪县留守儿童数量庞大，周末“看护真空”痛点突出。天福镇小学有525名学生，留守儿童占31%，不少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，周末只能跟着祖辈生活。随着蓬溪县启动周末假日寄宿托管试点服务，天福镇小学开展了多样托管课程与活动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应运而生。

“探索都围绕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来展开。”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周均介绍，学校结合乡村孩子的兴趣与本土资源，周末开展树脂黏土、篮球、排球等活动，让孩子们既能完成课业，也有文体娱乐和情感陪伴。“合唱”便是特色美育活动之一，由学校两名专职音乐教师胡丹丹、陈鸿源负责排练与指导。

“很多孩子一开始是抱着试一试、周末有地方玩的想法报的名。我们也不设门槛，面向全体学生招募。”胡丹丹告诉记者，音乐课上会简单教唱歌曲，不过大多数孩子没有音乐基础，课后接触音乐的机会也不多。老师们的初衷很简单：“让孩子们周末有事可做，来学校开开心心地唱歌。”

合唱团成立了，第一批有来自三到五年级的63个孩子。此时，摆在两位老师面前最大的难题，不是音准与节奏，而是帮成员们克服内心的胆怯。陈鸿源回忆：“很多孩子一开始不敢出声，嘴巴闭得紧紧的。”对此，老师们决定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。

单独演唱紧张，那就先集体轻声哼唱，唱出声就是“胜利”；节奏跟不上，就一边拍手一边唱，分段落一句一句磨。虽然起步“零基础”，但孩子们肯坚持、下功夫。变化在老师们的鼓励和一次次尝试中发生，孩子们从不敢唱、不会唱到有配合、越来越熟练。

“第一次在校内登台，好多孩子眼睛盯着地面，手把衣角攥得皱巴巴的。”胡丹丹说着说着笑了，“现在不一样了，舞台越大，他们头抬得越高，笑容也越灿烂。”

参与县级、省级展演，也成为一些在外务工家长关心、了解孩子的契机。“看到平时安静、内向的孩子，在台上大方地展示自己，家长很惊喜，有的还专门打来电话询问。”陈鸿源说，不少家长由此发现孩子身上新的闪光点，愿意花更多心思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。

校园的周末是五彩缤纷的，孩子们在这里和自己喜欢的社团相遇，焕发纯真的光芒。一年光景，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训练也从单纯唱歌发展为唱演一体。胡丹丹、陈鸿源的周末变得忙碌充实，但也更加温暖甜蜜。



以唱传情，歌声是孩子们的礼物

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登台演出时，台下坐着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家长。合唱团成员冉柯迪、冉若汐两兄妹的妈妈回想起听孩子唱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的时刻，感触良多：“‘你呀你呀也要放轻松，快快乐乐过生活’，孩子们的歌声击中了我，抚慰了我们在异乡奋斗、为生活奔波的疲惫。”

合唱团的歌声也让合唱团成员郭诗媛的妈妈想起湖南老家，“你抽空回一趟故乡，抱下小时候抱你的嬢嬢”这句歌词她记了很久，心里涌起游子对故土的牵挂。

这首让家长们红了眼眶的歌，由遂宁籍音乐人何琪创作，灵感源自遂宁本土童谣，经蓬溪县委宣传部牵线，交到了“星期六合唱团”手上。

歌里描绘的油菜花田，就是孩子们家门口的风景。教唱时，老师们从生活情景引入。“我们跟孩子们聊天，告诉他们，歌里唱的想念的人，就是在远方打工的爸爸妈妈。让他们想象，在油菜花开遍田野时，把这首歌唱给远方的家人听。”胡丹丹说。

孩子们把这话记在了心里。得知要参加展演，合唱团成员尹子萱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奶奶，她说：“因为奶奶一直支持我参加合唱团。”而唱起《菜籽花花飞飞黄》时，她最想把歌声送给爸爸，“希望我的歌声可以帮他缓解工作的疲劳。”尹子萱说。

当地还组织合唱团的孩子们拍摄了一支MV。随着线上传播，歌声跨越千山万水，触动了更多外出务工的家长和异乡游子。孩子们也在一次次排练和演出中，读懂了歌里的乡愁与亲情。“我们不追求每一个孩子将来都成为歌唱家，只愿这段经历能让他们懂得表达内心的思念，懂得家乡的美。”周均说。

“以前，我很胆小，什么都不敢尝试。”尹子萱话锋一转，眼睛亮晶晶的，骄傲地说，“但现在我知道，只要勇敢面对，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这便是周均最希望孩子们从“走出去”中带回来的东西。他说：“在舞台上演出的经历让孩子们发现，自己的歌声有人认真聆听，自己的表现有人鼓掌、喝彩，他们会真切地感受到：原来我也可以发光，也有人关注我。这份被看见的光芒，会跟着他们回到课堂、回到与人相处中，或许会改变很多孩子的成长轨迹。”

“登上蓬溪春晚后，孩子越来越活泼开朗，每天回来都会跟我分享学校里面的事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”郭诗媛的妈妈感慨，“孩子有这样的机会，能遇到这样的老师、这样的学校，是我们的幸运。”

你听，这歌声里流淌着爱意

“老师平时会主动跟我们沟通孩子的情况，分享孩子在校的状态，非常贴心。即使不在孩子身边，通过观看每次排练的视频，我们家长也能看见孩子的点滴变化。”冉柯迪、冉若汐的妈妈说。

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故事，其实是天福镇小学家校共育工作的一个缩影，家长身在远方，不能陪伴在孩子左右，但有网络“牵线搭桥”，老师认真负责地为家长“转播”孩子的近况、分享成长瞬间。“放心”“暖心”成为家长们的普遍共识。

针对留守儿童占比大的实际，天福镇小学把家校联系做在平时、做进家里；进行家校沟通时，坚持“多走一步、多问一句”。班级微信群推送日常通知，班主任定期主动联系在外务工家长；依托县教育局“千名教师访万名学生”活动入户家访，重点走访留守儿童家庭；利用祖辈到校接送孩子的间隙，进行面对面交流，有困难及时了解、协助解决。

“很多孩子的父母外出务工，受限于现实条件，一些应由家庭承担的陪伴、习惯养成、心理疏导任务落到了学校，老师们毫无怨言地接过了这份责任。”周均表示，在平时，老师们会主动陪孩子们聊天，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，一对一地给予安慰、疏解烦恼；如果不愿开口，校园里还设有“心语信箱”，孩子们可以通过纸笔来匿名表达；“星期六合唱团”的实践，让学校更关注集体的力量，成立了“幸福成长营”，常态化组织留守儿童参加集体团建、文体活动，用集体的温暖弥补家庭陪伴的缺失。

周均表示，学校将进一步挖掘校内资源，打造多样化美育、体育活动；加强艺体教师能力提升培训，注重儿童心理疏导的能力；搭建更多校内展示平台，通过班会、课后服务和周末托管成果展示，给普通孩子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。

油菜花开了又谢，但“星期六”的歌声始终在校园里回荡。对天福镇小学的师生、家长而言，组建合唱团不仅是“周末托管”政策下的美育实践，更是一场彼此看见、相互赋能、共同温暖的双向奔赴，为乡村学校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留下了一次鲜活的尝试。

“乡村孩子身上藏着很大潜力，他们未来的人生有无限可能。”陈鸿源说这话时，孩子们的歌声又响了起来。她期待着合唱团队伍再壮大些，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感受音乐的美好，在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闪光点。

把温柔留给珍贵的成长

■ 崔娅娜

傍晚的厨房还留着没散尽的菜香，可晚餐已经凉了大半。客厅的台灯就那么亮着，把小小的书桌圈在中间。这本是我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，却被笔尖在纸上磨蹭的声音和一堆擦得发毛的草稿纸，搅得心里发闷。

最开始，我在孩子身边还能压低声音，克制着情绪讲解，可看他慢腾腾的样子，不禁越说越生气，最终没忍住烦躁，吼了出来。我承认，话说出口的瞬间带有冲动，藏着一整天的疲累和心烦，夹杂着期盼孩子赶快完成作业的急切——但这其实并不是我对着一个孩子倾泻负能量的理由——狠狠的指责犹如铁拳重重砸下来，孩子不自觉地缩了缩肩膀。

他没有哭，但攥着铅笔的手指却更加用力了，头埋得很低，刘海遮住了眼睛，连呼吸都很轻，生怕一动就会再次遭受我的责骂。

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刚才还堵在胸口的火气，突然就断了，像被人猛地按下了开关键——就那么一秒钟，我清清楚楚地，在孩子低着头的样子里，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。同样是一个小房间，一盏不是很明亮的台灯，一堆做不完的作业，一个不敢抬起头来、不敢开口说话的孩子。

那时候的我，和他差不多大，对着发脾气的大人，也是这样缩着身子，屏住呼吸，把所有的害怕、委屈、手足无措，都藏在垂着的眼皮底下。我甚至能回想起，那些严厉的话落下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根本没有顶嘴的念头，只有满满的慌张，觉得自己怎么都做不好，让大人不高兴了，连哭都不敢出声。

我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童年往事，但那些藏起来的不起眼的难受，在这一刻都涌了出来。我甚至一直以为，自己早就和过去的经历和解了，也自信不会像当年的长辈那样，把失控的情绪撒在孩子身上，确信自己能做一个温和、有耐心、有同理心的妈妈。可刚刚失控的吼叫、抓狂的表情、发紧的声音，让我突然清醒过来，我还是变成了当年自己最害怕的那种大人。

自从当了家长，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孩子能有轻松愉悦的童年，不想让他天天活在紧张里，想让他感受到就算做错了也没关系。“等他慢慢长大就好。”我一边这么告诫自己，一边用粗暴的言语和行为伤害着他，如果不是被回忆提醒，我甚至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糟糕的妈妈。

我慢慢蹲下身来，和孩子的视线齐平，伸手轻轻拨开他额前的头发。他的眼睛已经红了，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，神情里是没退下去的害怕。我的心一下子酸涩不已。说出去的重话，扎疼了他，也扎醒了我自己。我轻轻握住孩子冰凉的小手，没给自己找任何借口，而是认真地、郑重地对他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孩子愣了一下，慢慢松开攥得紧紧的小手，轻轻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也许，像我这样的父母还有很多吧，我们总忙着教孩子听话、懂事、做好事情，却常常忘了自省，直到在自己某一次彻底失控的时候，才能意识到父母的包容、体谅，于孩子而言有多么珍贵。这晚，在这一方小小客厅里，我终于懂了，该怎么做一个更温和、更清醒的大人，把最柔软的耐心、最妥帖的温柔，好好地留给身边最珍贵的人。